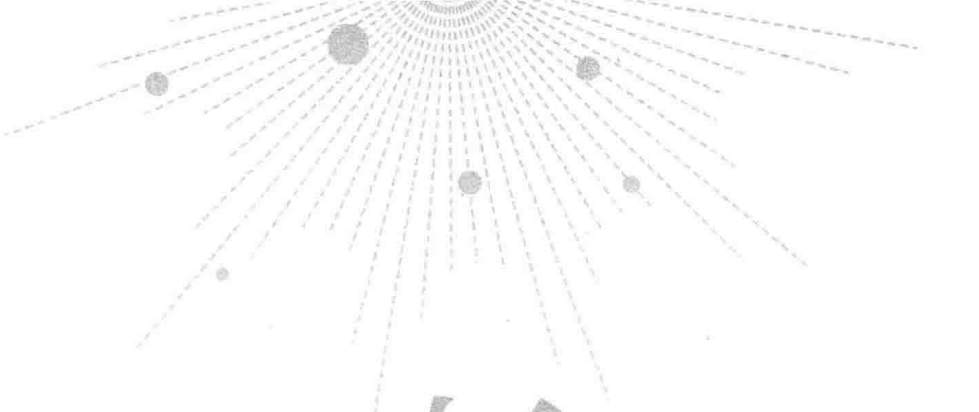


夺梦

DUO MENG
1

非天夜翔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非天夜翔 / 著

夺梦

DUO MENG 1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梦.1 / 非天夜翔著.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543-0712-0

I. ①夺… II. ①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0616号

夺梦1

Duo Meng Yi

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

特约编辑 曹杰 吴凯诗 李伊琳

责任技编 张广生

封面绘制 宝井理人

装帧设计 商块三 罗智超

责任校对 杨群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规格 889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80千

版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3-0712-0

定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址: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1章 入梦
CHAPTER 01
001

第2章 前因
CHAPTER 02
015

第3章 象神
CHAPTER 03
027

第4章 拾金
CHAPTER 04
039

第5章 图腾
CHAPTER 05
051

第6章 施妮
CHAPTER 06
065

第7章 童梦
CHAPTER 07
077

第8章 孤岛
CHAPTER 08
087

第9章 魔眼
CHAPTER 09
097

第10章 告别
CHAPTER 10
109

第11章 新生
CHAPTER 11
123

第12章 校庆
CHAPTER 12
139

第13章 开庭
CHAPTER 13
153

第14章 推断
CHAPTER 14
163

第15章 新年
CHAPTER 15
179

第16章 坦白
CHAPTER 16
191

第17章 金乌轮
CHAPTER 17
207

第18章 春游
CHAPTER 18
221

第19章 群殴
CHAPTER 19
237

第20章 守护
CHAPTER 20
253



第1章

C H A P T E R 0 1

入梦

常说“人生而为人，自由平等”，但每个人从被生下来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不平等，也不可能平等。

这种不平等，眼下正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余皓同学‘拿’别人东西”的一场会议上，出席者有辅导员、教导主任、学院团委书记三人。

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学生，展开了以“还其清白、洞彻真相”为目的的热烈讨论。

当然，当事人没有被邀请参与他们的讨论。

“人都到齐了，我这就开始了。首先，简明扼要地说一下余皓同学：男生，本地人，五岁那年，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父母亲都离开了他，由奶奶抚养长大，没有别的亲戚。

“高三这段时间里，余皓的奶奶卧病在床，在他高考结束那天下午去世。他把房子卖了，办了场丧事，还掉几笔欠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家当，就来学校报到了。高考成绩一般，否则也不会上咱们的学校。

“军训时我简单观察了下，这孩子几乎不跟人说话。军训结束后，他的生活实在很困难，便找到学工部勤工俭学中心，获得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兼职机会，给一个六年级的小孩辅导英语。

“结果呢？去了不到两个月，家长找到学院来，说他在补习的时候，趁着小孩不注意，把人家放在书房里的一块表给拿走了。”

教导主任边听辅导员介绍情况边用一块绒布擦眼镜，面前摆放着余皓的材料，他定睛说：“我看了下他的档案，这位同学还有前科？”

“呃，他初中就拿过一次同学的钱包，这个是记在档案里的，但是因为没成年，最后不了了之。”

教导主任戴好老花镜，拿起材料，几乎是愤怒地拍了下桌子，抒发他的不满。

“上星期五呢，家长带着警察找过来了解情况。哎——哟！我的老天哪！整个系里的学生都在指指点点。当时我就在门口，被问得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六万块钱的手表，六万！判刑都得判好几年！这件事，院长说了，一定！一定要查清楚！要严肃处理！都不要有侥幸心理！”

辅导员“嗯”了一声，已经对大事化小不抱什么希望了，扣奖金也逃不掉。

团委书记是个小女生，聚精会神地发着微信，听完后抬头对辅导员问道：“他的校园生活如何？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从侧面了解一下吗？”

“余皓住405寝室，寝室里有七个人，三个体育班，四个心理班。他们普遍反映，余皓这个人呢，有一点儿仇富心理，和他们很少交流，说自己穷。军训结束以后，和室友有过几次不太严重的矛盾。”

“室友都不喜欢他？”

“生活困难，玩不到一块儿去，也算不上孤立，就是很少说话。”

这个时候，敲门声响，一名男生进了会议室，体育系，目测身高一米八，一身运动服，一头短短的红发，刚训练下来，满身汗。团委书记递给他一瓶水，那男生接了，猛喝几口。

团委书记问：“不是叫小傅来吗？怎么是你？”

一会议室的领导都嫌弃地看着那染了红毛的男生。

“周昇，你这头发还是没有剪好。”教导主任指着那名唤周昇的红发男生说，“给我染回去！”

“长出来就好了。”周昇不耐烦地说。

“傅立群下午有场比赛，让我替他来开会。”他说着跷起脚，注意到教导主任凶狠的目光，只好又放了下去，问，“啥事儿？”

团委书记无奈道：“本来找了咱们学院的篮球队队长，是他在帮团委和学工部跑腿，做点学生工作，余皓同学的勤工俭学表就是他推荐递交的……周昇，你认识余皓吗？给老师们说说？”

周昇想了想，摇摇头。

“余皓？我们寝室的和他都不熟吧？傅立群推荐他，是因为有次在球场边上，看他猛灌自来水，猜测他生活比较困难吧，就让他去找份兼职。问他能做什么，他说他高考毕业以后，当过辅导小学生的家教，正好傅立群在帮学工部跑腿呢，顺便帮他领了份表，让他填了交上去……是这样吧？听说的。”

团委书记：“他这人，你感觉怎么样？”

周昇怀疑地打量团委书记，随口道：“没说过话。”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周昇想了想，又补了句：“看样子长得还行，傅立群说他英语挺好，理科严重短板。”

团委书记示意他可以走了，周昇拿着那瓶水离开后，教导主任又问：“当时，这块手表，是从他包里搜出来的？”

辅导员：“最先发现的，是他的室友，上个星期四，在寝室里看见了他把玩手表的过程。”

教导主任：“堂而皇之地戴手上了？”

辅导员也不清楚，只能摇摇头。

“有监控没有？”

“施先生的家里没有监控。”

“我说，从他身上拿出来时候。”

“有监控。在我办公室，我一问他，他就拿出来给我了。”

团委书记点头道：“至少没有抵赖。”

教导主任无奈说：“这能抵赖？如何抵赖？他认错了没有？”

辅导员遗憾地答道：“不承认，他说，有人栽赃嫁祸给他。但根据小学生反映的情况，她亲眼看见，余皓从存放手表的书柜前转过身。”

团委书记：“会不会是小孩子恶作剧捉弄他？例如，跟他开个玩笑，把表放他包里？”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余皓他……怎么说呢？也比较追求物质吧，申请了贫困生补助，用的却是苹果手机。第二天，他在学校后门外回收黄金和手机的地方咨询，让摊子老板看表，想把这块表脱手，最后也没卖，不知道有没有悔过之心。”

团委书记不说话了。

教导主任怒道：“顽劣！真是太顽劣了！卖表这个举动，有记录吗？有监控吗？”

辅导员无奈道：“民警给小摊老板做了个录音，整理进材料里了。”

教导主任：“小薛，我就问你一句，他是你的学生，你觉得冤枉他有没有？你实话实说就行，出了这个会议室，我们谁也不会往外说。”

辅导员心想我才不背这锅，隐晦地点了一句：“就算他没拿，想脱手的这个行为也有点，嗯，有点……李老师，您觉得呢？”

团委书记说：“一般人发现自己包里多了贵重物品，第一时间都想着还回去才对，这孩子……唉……”

教导主任忽然想到了什么，紧张起来，又问：“对方家长没有找媒体吧？那些材料，现在在谁的手上？”

“那倒没有。”辅导员马上解释道，“证词、证据都在民警那里，大家都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但如果学院不给个交代，就很难说了。”

教导主任：“必须尽快处理，快刀斩乱麻，息事宁人，否则影响太不好了。”

团委书记问：“薛老师，家长找上门来的时候，根据你的观察，余皓有表现出羞愧感吗？”

辅导员犹豫半晌，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半晌后，辅导员道：“他的表情很平静，可能也因为没下定论吧？我答应他，一定会查清楚，还安排他们寝室的同学，注意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团委书记“嗯”了声，说：“回寝室以后，态度也许会不一样。”

辅导员思考良久，最后还是把那话说了。

“余皓第一次去做家教回来后，就在405寝室里说，这家人很有钱，凭什么他这么穷，有些人这么有钱，还怀疑他们家有非法收入来源。昨天晚上，熄灯后，他找上铺室友聊天，发了一通牢骚，说他们冤枉他，想杀了那父女俩。室友截了图，发了给我，喏——”

辅导员打开手机，让他们看，教导主任一手摘下眼镜，一手捧着手机，“啧啧”感慨了几声。

辅导员又把下载到手机上的监控录像重播。办公室监控画面很模糊，另一方当事人没有来，而余皓背对镜头，只是静静地站着听，没有过激举动。

教导主任忽然激动起来，说：“这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你们看，看！尤其是把手表交出来时，那态度！明显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什么都无所谓了！”

团委书记：“如果是被冤枉的话，气头上说说，其实也还好……”

教导主任打断道：“以前档案记录里就有过偷同学东西的案底，属于再犯了。看实际情况，实在不行就劝退吧，劝退以后，交给派出所处理，别刺激到他。”

辅导员觉得这么处理似乎有点太过简单粗暴，但也随之如释重负，其实他一直想要的，就是主任这句话。

学校教不了，去让社会教吧，进了社会以后就知道，学校有多宽容。否则万一再出现个马加爵，就麻烦大发了。

辅导员又说：“明天民警还会再来一次，我根据对方的调查结果，先写份申报材料，尽量翔实，附上派出所的笔录，让他确认以后，再签个字。”

本来这场对话已宣告结束，团委书记却忍不住最后问了一句：“室友为什么不喜欢他？真的只是因为他比较困难？”

辅导员想了很久，最后说：“他们说，余皓是同性恋。”

团委书记还想追问一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最终她没有问出口。

“时代不一样了。”教导主任说，“这种排斥还是在的，男生之间有他们的规则，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善意地看待这点。但这件事，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罢，什么恋都好，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辅导员忙回答是的，于是三人就此散会。

郢市的春秋两季风景入选过华中十大美景，还上过《国家地理》封面，春来樱花漫天，秋去银杏遍地。华中科技教育学院僻处城北，这家三本院校自办学起，已有将近二十年，几年前还常有人来学院后山银杏谷拍婚纱照。

体育场与后山隔着一道围墙，教师家属带着小孩儿，在体育场上放风筝，深秋的下午碧空如洗，阳光万丈，午睡醒来后，配上小孩的追逐打闹声当背景音，当真是让人忘却时光的大杀器。

余皓背着个鼓鼓的双肩包，穿着件冲锋衣，两手揣在衣兜里，离开宿舍楼，从操场上笔直地穿过去。

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因长期吃素而缺乏血色。头发乱糟糟的，长了没空剪。风吹过来，露出他阴郁的侧脸，眉毛犹如两片风里的柳叶，晾着冲锋衣下那单薄的身材，在寒风里稍稍一瑟缩。

最近他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站在一段长城的高墙上，往下看，脚底是无边无际的黑暗，背后还有人在推他。

他沿着一条笔直的路经过后校区，这条路将后校区一分为二，左边是六个篮球场，右边则是足球场。前段时间他每到放学时，都会到足球场边上背单词，看一群大男生训练。

某个常常在这里练铁人三项的男生很醒目，一头红发在萧瑟的深秋里充满了嚣张的生命力。除却铁人三项外，他还是院队的前锋，但今天余皓却没有见到他。

他短暂地停留后，离开了田径场，面朝校园围墙，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围墙，一路走向后山的那道围栏。转过器材室后，一个声音把他叫住了。

“喂，有火吗？借个火。”

明朗的男声响起，余皓不禁一凛。

正是那个余皓常见到的，练铁人三项的红发男生！

此时他躲在器材室后，翻来覆去地折腾一个打火机，一头短短的、染红的头发，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运动服，裤脚卷到了膝盖上，显然是刚训练完下来。

第一次面对面说话，余皓突然发现这家伙近了看有点儿像个混混。

混混在三本院校里一抓一大把，科教学院里，大多无心念书，谈恋爱的谈恋爱，混网吧的混网吧，赌钱的赌钱，醉生梦死。余皓把兜里揣着的防风火机递给他，红毛点着了，器材室后面充满了劣质烟的气味。

红毛递给他一根，余皓摆手，示意不抽。他端详这人，长得痞帅痞帅的，算不上白，但皮肤很好，比余皓高了小半个头，身材却不大挺拔，有种拖泥带水的社会感，眉骨上有道淡淡的疤——就是看上去不怎么爱干净，且身上汗味十分冲鼻，衣服不知道几天没洗过了。

他听过他的名字，隔壁体育教育专业的周昇，文绉绉的名字与明朗而清亮的声音，搭配上这副模样，总让人觉得很有反差感。上上周，余皓去学院交贫困生申请表时，这家伙正在走廊接受团委书记苦口婆心的教育。团委书记让他把头发染回去，剃短也可以。于是，他剃了个寸头。

“一股火锅味。”周昇抽了抽鼻子，说，“吃火锅去了？”

余皓没搭理他，接过打火机，依旧揣在兜里，绕过器材室后离开。周昇远看了一眼，到得场边，叼着烟，坐着看他们打篮球。

余皓离开不久后，篮球队队长来了，对周昇招手，喊道：“红毛！”

周昇把烟按在垃圾桶里，脱了运动衣，露出精壮赤裸的半身肌肉，上前加入了他们。

余皓走了大约十分钟，来到体育系教学楼后面与围墙中间，找到那个通往后山的洞，将背包扔过围墙，从洞里爬了过去。又沿着围墙绕回去，到了体育场正对着的山头，那里有间废弃的水泥房，门口搁着清理落叶的耙子。

他推开铁门，房里堆了几个木箱，正中央放着个烧垃圾用的铁桶，地上铺了层破旧的褥子。房里有两扇窗，灰蒙蒙的全是尘土，日光透过这蒙尘的玻璃窗投进水泥房中。

余皓点燃了房中的一个炉子。火苗从炉中跃起，他坐在一旁，出神地看了会儿。若说短短的一生里，有什么遗憾，就是从没谈过一场恋爱——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天。

从来没有，而以自己这状态，也不再奢望有。年轻时得不到，再过几年，苟延残喘地活下去，老了以后更不会有。

他戴上耳机，用手机放了首李荣浩的《边走边唱》，掏出药瓶，吃了几颗安定片，喝下半瓶水，躺在褥子上，闭上双眼。

水泥房外，远远传来篮球场上的喝彩声，不知谁投进了个三分球，抑或抢到篮板，抑或帅气地灌篮……小孩的笑声欢畅而放肆，一阵风里，满地银杏叶被卷了起来，四处飞舞。

死亡面前，一切总算平等了，来到这个世界不能由自己选择，但至少可以由自己决定，是否离开这个世界。余皓心想，这也不失为自由与平等的其中一种体现形式吧。

黑暗里，他的意识渐渐远离身躯，欢笑声淡去，周遭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一道巨大的城墙蜿蜒无尽，通往天际，群山耸立，世间一片漆黑。

这一天前，他无数次地设想过死后的世界，自打奶奶去世以后，他就寻找了许多有关死亡的传说。他不相信世上有鬼，也不相信所谓的天堂与地狱。曾有伪科学对灵魂的解释是：人的灵魂存在于高维空间中，死后身体毁灭，思想却依旧存在。

他勉强接受了这一解释，反正活着已没有盼头，死后有什么，抑或什么都没有，也未尝不能接受。但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意识在此刻尚是清晰的，且周遭环境也显得如此真实。

万里长城巍峨耸立，墙外是黑暗的深渊，其中传来低沉的吼叫，犹如有怪物在咆哮。天地苍茫，山岭起伏，渺小的他站在高达三十米的城墙顶端，成了天地间的一个小黑点。

余皓顿时有点不知所措，他朝脚下望去，只见仿佛有什么怪物沿着城墙正在往上爬。黑暗令他一阵头晕目眩，险些摔进黑暗里。

“活着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寻死呢？”

突然间，背后一只冰冷的金属手抓住了他，余皓骇得大喊，一转头，下意识地往后退，面前现出身穿整套铁铠的男人。

“放开我！”余皓大喊道，那铁铠男牢牢地抓住了他，将他拖回城墙，一把扔向地上。

余皓摔倒在地，狼狈坐起，背靠在砖砌的墙上，紧紧盯着面前这人。

铁铠男朝他走来，发出金属摩擦的轻微声响。这人身材高大，更戴着覆面银盔，犹如中世纪的骑士，腰畔还佩着一把长剑。

骑士来到他面前五步外，停步。

“你……你……”余皓难以置信道，“你是谁？这是哪儿？”

骑士转头，眺望长城另一端，余皓背靠砖墙，缓缓起身，顺着他转头的方

向望去。只见长城内一片晦暗，秋风大作，落叶飘零，千里荒野。长城外，则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哟，有点儿严重。”铁铠骑士说，“难怪，就差一点点，看来我还来得挺及时的？”

余皓眉头深锁，借着昏暗的天光，打量这铁铠骑士。

“我是你的梦境守护者，”铁铠骑士伸出覆着金属手套的右手，说，“叫我‘将军’，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余皓：“……”

余皓伸出手，正要握住那骑士的手，然而下一刻，骑士突然收回手，喝道：“当心！”

余皓尚未回过神，转头一瞥，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起，一只硕大的、漆黑的怪物嘶吼着从城墙下冲了上来！那怪物长着踞地四足，将近三米高，浑身鳞片。一冲上来时，将军左手瞬间将余皓拉到自己身后，右手飞速拔出腰上佩剑，如闪电般朝前一掠！

那怪物一声狂吼，喷出黑色鲜血，紧接着将军飞速转身一旋，左手握拳，拳头覆着沉重的金属手套，一拳砰地击在怪物头颅上。顿时一声闷响，把它打得脑袋变形，朝长城外直摔下去！

余皓不住喘息，而就在此时，黑暗从长城外如同流动的水银，朝城墙上不断蔓延，攀了上来。接二连三的狼嚎响起，腐烂的黑色狼群沿城墙纷纷爬上。将军背对余皓，面朝腐狼群，不住挥舞手中长剑，喝道：“太多了！”

余皓惊慌道：“这是什么？怎么办？”

将军道：“我掩护你！先离开这儿！”

余皓回头，望向城墙内，从城墙就这么跳下去，多半得摔断腿。将军大声道：“逃进长城内没用！它们迟早会追过来！沿着城墙跑！”

将军一剑扫开扑上的腐狼，喝道：“你先走！”

余皓退了几步，见将军追了上来，稍稍安心了些。

但狼群越来越多，不断攀上城墙，他沿着长城奔跑，在身后的将军速度越来越快，甲冑发出声响，不一会儿竟追了上来，拖住他，朝着城墙远处疾奔而去。

一眼望不到头的万里长城，中间有许多角楼，将军吼道：“朝楼里跑！”

腐狼前仆后继冲上，余皓先是撞开门，进了一间角楼，将军马上转身断后，将冲到跟前的腐狼侧身撞了出去。两人同时朝后一闪，分别从两侧推上门，砰然声响，世界一片漆黑。

将军抵着不住震动的门，喊道：“找门闩！”

余皓四处摸索，在地上被绊了下，找到门闩，抱着往门上一架，轰隆声响，大门稳固，纹丝不动，外头安静了。

余皓在黑暗里喘着气，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找火种。”将军在黑暗里说道。

余皓说：“哪儿？”

“不知道，但一定会有。”将军又说。

“什么意思？”余皓简直头昏脑涨，他明明……在烧炭，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这儿，出现了一个铁铠骑士，还被一群莫名其妙的狼追。

“只要你相信有火种，就会出现。”将军解释道，“看守长城的士兵，都会留下火种，不是吗？否则他们怎么点燃烽火。”

余皓一想也是，转身沿着墙壁摸，摸到一个架子，顺着架子摸了半天，摸到一个小小的东西。

“是个打火机。”余皓说。

“应该还有灯。”将军又说。

余皓按了下防风打火机，“噙”的一声火焰喷出，照亮了一小块地方。架子底下果然有一盏灯，将军把它提着，余皓点亮了它，角楼中顿时亮了起来——四周空空如也。

余皓借着灯光看那一身铠甲，突然有点好奇里面的男人。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余皓第三次问，“告诉我!”

将军纹丝不动，面朝那盏灯火，仿佛在出神。

“人生苦短。”将军淡然道，“既然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念头，为什么还在狼群面前逃生?”

余皓叹息一声，答道：“要是有着活着的希望，又何必去死?”说着背靠角楼的墙壁，坐在地上，有点懊恼。

“是什么让你想活下去?”将军在余皓身边坐了下来，一手搭在他的肩上，那具铠甲十分冰冷，余皓却有股想哭的冲动。

“我不知道。”余皓喃喃道。

“这是你的梦境。”将军说，“长城外的黑暗世界，是你的潜意识，一旦跳下去，从此求生的最后念头随之熄灭，对活着的向往，唯一的希望，将坠入潜意识里。你的生命就从此结束了。”

余皓：“……”

“想活下去吗？”将军说，“你自己决定吧。”

“我记得……我没有做过这个梦……不，我做过！”余皓喃喃道，但他顷刻间就想起来了。奶奶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反复梦见过好几次，自己站在一堵高墙上，犹豫着要不要往下跳。

墙内是一片荒原，墙外则是深渊，他在城墙上不断徘徊，就这么徘徊了许久许久。

“这里的一切，都受你对自己的暗示的影响而变化。”将军随口道，“架上门闩，意味着，你认为房里彻底安全了。所以，听，外头安静了。”

长久的静默后，又响起了将军的声音。

“不要怪我多管闲事，你不是真的想死。”

“为什么？”

“因为你还在这里，”将军说道，继而拍拍余皓的肩膀，像个可靠的大哥哥，起身站立，“没有跳下城墙去。”

“你说得对。”余皓叹了口气，此刻他的双眼却变得明亮了起来，“我还在犹豫，可我不知道为什么犹豫。”

“有这句话就够了，既然还没下定决心，试试吧。”将军借着灯光，端详角楼天花板。

“试什么？”余皓皱眉道。

将军喃喃道：“让太阳升起，否则即使就这么回到现实，下一次，你还是……总之，嗯……你看头顶。”

余皓提着灯，抬头看，角楼天花板上有个封闭的天窗，将军说：“来，我先把送你上去，上头应该有个梯子，你把梯子放下来。”

余皓奇怪地说：“不是我的梦吗？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这是常识……”将军说着，稍稍扎马步，两手手掌搭着，示意余皓过来，余皓踏上他手掌。

“……以及顺便给你的心理……暗示……”将军将他朝头顶抬，余皓打开天窗，将灯放在外头，爬了上去。

余皓站立之处是长城角楼高处，延伸出来的平台上头立着一具硕大的攻城弩，侧旁还真有个梯子。他朝平台外望，那一瞬间只见腐狼群越来越壮大，正朝着这巨大关墙，犹如过江之鲫般淹没过来，翻过长城。

而黑潮在嘶吼中如快速生长的植被，在万里长城上不断蔓延。

“越来越多了！”余皓向下喊道。

将军在底下回答：“先让我上去！有梯子吗？”

余皓放下梯子，将军快步爬上平台，看了一眼，说：“糟了，比想象中的还快。”

“怎么办？”余皓问。

将军望向远方，将近半公里外，有一座高耸的台座。

“目标是烽燧，点亮它，”将军说，“会有人来救你的。”

“什么人？”余皓问。

“这要问你自己。”将军如是说，“从长城上冲过去。”

通往烽燧的城墙道路已被腐狼覆盖，但它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余皓与这一身铁铠的男人，而是前赴后继地翻过长城，朝着关内前进，仿佛在长城内遥远的天际，有着吸引它们的美味食物。

“做好准备。”将军说，“我先跳，你跟着我，别怕。”

“等等。”余皓整理思绪，突然问，“这里是我的梦，对不？”

将军“嗯”了一声，转头从头盔里注视余皓。余皓又问：“我想要打火机就有打火机，想要梯子就有梯子，那……我能不能把你变得更厉害？”

将军想也不想，答道：“不可能。”

“为什么？”余皓皱眉道。

将军说：“时间所剩无多，你确定要听？”

余皓迟疑片刻，将军说：“你只要记住，现在我们的能力有限，站在这里的你，并不是真正的你，只是整个‘你’的一部分自我意识而已。”

余皓：“什……什么？那你呢？为什么你是守护者？”

将军抽出剑，喃喃道：“我不是这个梦的一部分，你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外来者……准备，跳了！”

“等等！”余皓还未听清，将军已抡起剑，朝着城墙甬道跳了下去！

余皓只得把心一横，快步追上将军，跃下近三米高的城墙甬道，攀上城墙的狼群霎时间发现了他们，朝着将军冲来。

“给我一把武器！”余皓喊道。

将军把剑扔给他，余皓接过，随后将军竟是赤手空拳，在前头开路，余皓喊道：“那你呢？！”

将军抓住一只腐狼，一拳揍在狼头上，他的铁拳如有万钧之力，一身重铠更带着将近两百斤的冲力，横冲直撞。余皓一手提灯，一手持剑，横扫开去，那剑锋利无比，稍一挨上腐狼便将它斩成两半。

嘶吼声、怒喝声响彻耳鼓，余皓在混战中只下意识地跟着将军狂奔，两人

清出一条路，冲向长城烽燧。余皓几次险些摔倒，将军有力的手将他手腕死死扣住，喝道：“把灯拿好！”

紧接着，余皓只觉身体一轻，被拦腰横抱起来。将军几步奔跑，继而纵身一跃，撞得狼群四散，五十步、三十步……犹如离弦之箭，冲向烽燧！

余皓看见了烽燧下的台阶，喊道：“到了！”

“上去！”将军接过余皓手中的剑，转身挡在台阶前。成百上千的腐狼被惊动，朝着他们冲来，意图跃过台阶，将余皓拖下长城去。将军持剑不断斩杀腐狼，剑锋所到之处，腐狼如纸般破开，化作黑气四散。

余皓跌跌撞撞，提着灯上了烽燧台，将军一步步后退，也上了高台。腐狼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之势。

“快！”

余皓喘息不止，真的会有援兵吗？

长城内外，天地晦暗，狂风大作，这是一个绝望的梦。

他将提灯朝烽燧堆上一摔，与此同时，将军已再抵挡不住狼群，被掀翻在地，就在烽燧被点燃的刹那，烈火腾空而起，一跃三丈！

“将军！”余皓冲向被狼群按住的那铁铠男人，紧接着在他的背后，奇迹仿佛发生了。一道熊熊火柱在狂风中蓦然冲起，直射天际！狼群似乎十分畏惧这火光，烽燧亮起的刹那，便轰然四散。

下一刻，蜿蜒万里的长城上，烽燧仿佛受到感应，一座接一座燃起，火柱光芒四射，犹如暗夜之中从地到天、光耀四野的灯塔，又似末世中从天而降的神罚！

“防御机制启动了。”将军挣扎起身，调整肩甲，将长剑入鞘。

余皓怔怔看着这一幕，烽燧从他们立足之地启动，一座接一座，朝着东西两个方向接连点燃，万里长城在这光芒下显得更加雄浑、壮阔。光芒照亮了整个天地，驱逐着城墙外的茫茫黑暗！

“没有援兵。”余皓喘息道，“接下来呢？怎么办？”

将军抬手到耳畔，做了个听的手势，示意他仔细听。余皓蓦地转头，望向长城内无边无际的荒原。

在那荒原上，千军万马，滚滚而来！

余皓：“……”

“成功了！防线已经建立，安全了！”将军沉声道。

将近十万的骑兵，如潮水般涌向长城，余皓快步跑到另一头，说：“哪儿

来的？我……”

将军来到余皓身后，望向荒野，千军万马无边无际，犹如红云，席卷了荒原，与越过长城的狼群轰然相撞，狼群顿时大溃！余皓借着烽燧的强光约略看清了援军模样，个个身着皮甲，胸膛上佩戴着隶书字体写就的汉字“兵”，其后则有无数如火云般飞滚着的战旗，上书“士”；又有炮车驰来，一字排开，调整角度，朝着长城外展开了炮轰！

将军说：“这是你记忆里的守护者们，回去找找？”

雷霆震响，炮弹携着滚滚烈火，划着弧线飞越城头，轰溃长城外前仆后继的腐狼群，余皓又转头，望向另一侧。

“太好——”

烽燧强光直冲天际，余皓突然间呼吸困难，全身无力，直跪下去。

“余皓！”将军马上过来，单膝跪地，捞住了他。

“我……”余皓定了定神，只觉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抖动。

“你要醒了。”将军以低沉的声音在耳畔道。

余皓怔怔抬头，望向那头盔，将军又说：“回去吧，好好生活，当你想放弃一切的时候……”

“别忘了还有我……”